

量詞的極限

維基百科上「量詞」的條目。



A.

原本量詞的存在對我而言是毫無疑義的。要嘛可數，例如一碗土魷魚羹；要嘛不可數，例如氣急敗壞；但就算原本不可數的對象，也都還是可以藉修辭之名，使不可數的對象具現化，例如一碗氣急敗壞。

量詞提供收納造型的抽屜，給予規範之餘也給予挑戰規範的自由度，因此它從來不是個問題——更正，它在遭遇作品之前從來不是個問題。第一次發現量詞是個問題，來自某個專注看作品卡的當下。作品卡基本上會包含幾個說明項：

- 作品名稱（必）
- 創作者姓名（必）及其生卒年、出生地（選）
- 創作年份（必）
- 媒材（必）
- 作品說明（選）

作品名稱對創作者而言是個魔王關，但當確定之後，機構及觀眾都會帶著極大的肚量，接受這個條目下所有內容；創作者姓

文、圖／張紋瑄

張紋瑄，喜歡文學後來在做當代藝術的伸港人。

名及相關資訊的條目也很單純，除非本人有什麼認同上的考量，不然也不至於引發理解短路。年代跟媒材則是意圖使人當機的條目，例如一件在今年首次展出的作品，如果標示「2022」，可能會被認為是今年完成，如果標示「2021-2022」，可能是製作期長達兩年——啊不，還是創作者把研究階段也算進來？但這樣是什麼意思？如果標示「2022-」又是什麼意思？挑戰時間的概念？挑戰完成的觀念？暫時性還沒完成？永遠不會完成？

2017年去看了十年一次的明斯特雕塑



Jeremy Deller, Speak to the Earth and It Will Tell You
（2007-2017）展場照。Photo credit：張紋瑄

展（Skulptur Projekte Münster），在一個有人在小圓桌聊天打盹的花園內，撞見傑瑞米·戴勒（Jeremy Deller）的作品。「2007至2017年」，這是那件作品標示的創作年份，媒材則是「存放日記（從2007記載到2017年）的木架，裝置在可閱覽的花園棚屋內」，官方網站上其餘註記內容為「參與式長期計畫，以及2017年明斯特雕塑展展期間的呈現」。這樣的創作年份及媒材標示，一方面表明了十年間的每個年份都不可略去，另一方面，「長期」卻也暗示了在時延與可見、可數對象之間，肯定還有更多外溢於媒材的內容。

小結論：「量詞成為問題」的發生同步於「作品卡成為問題」及「作品成為問題」。

B.

「一件計畫型創作」。

突然之間，「一件」這個容器所指出的範圍，在一時一地中呈現的量體之外，還包含了異時異地的經驗團塊，而且如果是納入社群的生產過程，作品是否真的是「一人」所做也得重新評估。倒不是煽情地認為參與式創作就必須將參與者共列在作品卡的創作者欄位，而是提醒了在看作品時，有更多參數必須納入考量，在時間與空間之外，甚至連所有格都可變動、待定義且視情況而定，唯有如此才能劃清到哪裡為止是「作品」、到哪裡為止則不算「作品」的範疇。因此，在面對計畫型的創作時，對「一件作品」的理解，比起「一碗土魷魚羹」，應該更近似於「一碗氣急敗壞」。

直到開始寫這篇才發現，雖然常常會在藝術競賽、策展或藝術家自述中看到「計畫型創作」的字眼，但在Google上查詢「project-based」時，跳出來絕大多數的搜尋結果都是專題導向學習（project-based learning, PBL）。學生中心、開放式的提問、做中學。本來想說不不不這不是我要找的東西，但在多看幾眼之後，似乎只要調整一下就可以解釋英文中可能不存在的「計畫型創作」：

就兒童人類而言，教學自由成為一個缺乏意義和目的的外部表達。事實知識創造性經驗如果不在小孩人類的生活中有其意義和重要性，這些事實知識創造性經驗往往是荒蕪而死寂的，它們只是學生觀眾在學校美術館時需要探究和學習的象形文字。只有孩子人類從學校日常中學到和現實生活中相同相呼應的事實創造性經驗後，這些對他來說才有意義。（註）

在看到電視上不同求學背景的人們演出政治人物一角之時，我常會邊想我自己的職業病，現階段想到的答案是，當代藝術領域相關的所造所做所見所聞，都會引出一種有信念的疑心病，此種創造性經驗深信，再單純的東西都是機巧的，再清晰的框架都是用來懷疑的。只有奠基在不信任之上，一件、一年、一人才終於重新得到它本來就有的厚度與重量。

- （1）進行中：戒除翹腳及矯正骨盆旋轉。
 - （2）關於計畫：人家都說INTJ合適職業是數理科學領域，但我是藝術家。
 - （3）最近在試著用「新秩序」這個詞思考所有事。
- （張紋瑄）

註：杜威（John Dewey）著，呂金鑾、吳毓瑩譯，《明日學校：杜威論學校教育》，台北：商周出版，2018。